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卷之十二

海虞後學顧大鄣仲恭校

石湖卷

此石湖鏡也有石在兩水之間石殊不巨然其屋可比維摩丈室能容瞿曇一千二百五十諸大弟子與俱者風吹戶竹月落深潭朝煙暮霞足稱幽雅湖之西架木為閣直侵湖上其名曰芝佛院有上人來居之其名曰無念吾不知上人果能無念否也夫周子講道于此多年矣一旦乃能得上人于戒律之外雖

上人亦不以戒律故滿足其意而時時與十方賢聖窮究眞乘觀其心不無念不止也湖之勝愈以有加而芝佛之院棲佛之棲結構煥然非徒然矣雖然眞乘可冀無念太難夫學道者大都其心欲細細則能入其氣欲麤麤則能出意欲其彔彔則善縱志欲其强强則善奪守欲其密密則神不可窺發欲其疾疾則魔不可近方正也而遻奇雖八面掠敵可也甫奇也而忽正可使千聖落膽矣彼以天地爲棟宇者將以爲大矣不知特醯鐔之鷄耳以宇宙爲幕席者自

以為快矣不知特羈縻之子耳要皆以一人之知慮而欲測無窮之佛智以一已之度量而欲忖無盡之佛事以一二之手足而欲遍無邊之佛國是以非轅轉疾去楚轉遠非有至人又安可與議至道哉上人若無念乎三年吾將考之

與衆樂樂卷

有僧無念學道精勤衆人不知目為庸僧我于念僧相伴九載知其非庸以念無故何謂念無與俗人處念即自同于俗不見俗故將念離俗是故一時賢人

目之爲俗然念僧眞無俗也與賢人處念即自同于賢不見賢故將念希賢是故一時俗人目之爲賢然念僧眞無賢也嗚呼佛澄塗掌羅什吞針念僧不能但不可以念僧不能故而遂高視澄公與什公也汾陽腥穢布袋街頭念僧不肯但不可以念僧不肯故而遂下視汾陽與布袋也是歲也己丑是日也二月十七念僧生身寔當是日載酒載歌載觴載詠聊以爲歡共登無遮道場永以爲好不妨遊戲三昧念僧其欲爲名高乎抑且俗與同也俗與同則十方無壁

落爲名高則大地生荆棘得力不得力皆于是乎在
咄咄吾且觀之

方竹圖卷

昔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于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怫邑無與誰語以謂可以與我者唯竹耳是故倘相約而謾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爲此君則竹必以王子爲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圓彼君亦有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異矣而彼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

矣然則王子非愛竹也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咸自生色況此君哉且天地之間凡物皆有神況以此君虛中直上而獨不神乎傳曰士爲知巳用女爲悅巳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則疎節奇氣自爾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標盡成簫韶鸞鳳之音而務欲以爲悅巳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獨立窮年瑟瑟常抱知巳之恨乎由此觀之鶴飛翩翩以王子晉也紫芝燁燁爲四皓餞也寧獨是龍馬負圖洛龜呈瑞儀于舜鳴于文獲于魯叟

物之愛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者吾惑焉彼其干王于不類也其視放傲不屑至惡也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愛矣夫使若人而不爲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爲也以故子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類也然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石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陽愛之特繪而圖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子別持是示子何爲者哉子謂子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曾別

書黄安二上人手册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出家爲何爲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則與家絶故乃稱眞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不是見身爲淨飯王之子轉身即居轉輪聖王之位乎其爲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内有耶輸女之賢爲之妻又有羅睺羅之聰明爲之兒一旦棄去入窮山忍饑凍何爲而自苦乃爾也爲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況至親父母

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眞大貪者唯所貪者大故能一刀兩斷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但釋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于鯉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嘗爲子牽也鯉未死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嘗爲妻繫也三桓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已是雖名爲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子謂釋迦佛辭

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今我自視聰明力量既遠不遠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證佛祖大事多見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為而遠來乎所幸雙親歸土妻宜人黃氏又亡惟有一女嫁與莊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人來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予何以告之第為書釋迦事又因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為譬欲其知往古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讀律膚說

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沈著
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則
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
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
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蓋聲色之來發于情性
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强而致乎故自然發于情
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
惟矯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又非于情性之
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

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爲自然而遂以謂自然也若有意爲自然則與矯强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雜述

解經題

大佛頂者至大而無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

頂至大至高唯佛為然故曰大佛頂也夫自古自今誰不從是大佛頂如如而來乎但鮮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則佛頂在我矣然何以謂之至大以無大之可見故曰至大也何以謂之至高以無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見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脩不能以密證而欲其決了難矣豈知此經為了義之密經此脩為證明之密脩此佛為至大至高不可見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諸菩薩萬行悉從此中流出

無不可見無不可象非頑空無用之比也是以謂之首楞嚴首楞嚴者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不壞則無死無生無了不了之人矣

書決疑論前

經可解不可解解則通于意表解則落於言詮解則不執一定不執一定卽是無定無定則如走盤之珠何所不可解則執定一說執定一說卽是死語死語則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此書千言萬語只解得心經中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兩句經耳經中又不曰是

故空中無色乎是故無色者衆色之母衆色者無色之色謂衆色即是無色則可謂衆色之外別無無色豈可哉由此觀之眞空者衆苦之母衆苦者眞空之苦謂眞空能生衆苦則可謂眞空不能除滅衆苦又豈可哉蓋旣能生衆苦則必定能除滅衆苦無疑也衆苦熾然生而眞空未嘗生衆苦卒然滅而眞空未嘗滅是以謂之極樂法界證入此者謂之自在菩薩耳今以厭苦求樂者謂之三乘則心經所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者

皆誑語矣十法界以佛界與九界並稱豈可即以娑
婆世界爲佛界離此娑婆世界遂無佛界邪故謂娑
婆世界即佛世界可也謂佛世界不即此娑婆世界
亦可也非厭苦誰肯發心求樂非喜於得樂又誰肯
發心以求極樂乎極樂則自無樂無樂則自無苦無
罣礙無恐怖無顛倒夢想非有苦有罣礙有恐怖有
顛倒而見以爲無也非有智有得而見以爲無得也
非有因有緣有苦有集有滅有道而强以爲無苦集
滅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强以爲空

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說皆無實義夫經言教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隨言隨掃亦恐人執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願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爲安執之以爲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卽便有願卽便有慈悲今但恐其不見佛耳不患其無佛願無慈悲心也有佛而無慈悲大願者我未之見也故有佛卽便有菩薩佛是體菩薩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薩是管家人佛是聖天子菩薩是百執事誰能離得若未見佛而徒與

假慈悲殆矣

解經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卽無明世間有一種不明自巳心地者以爲吾之眞心如太虛空無相可得秖緣色想交雜昏擾不寧是以不空耳必盡空諸所有然後完吾無相之初是爲空也夫使空而可爲又安得謂之眞空哉縱然爲得空來亦卽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人所共見太虛空耳與眞空總無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爲空其旣也反以爲空之

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謂晦暗卽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眞空也遇明白曉了之人眞空卽在此明白之中而眞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人眞空亦卽在此晦暗之中而眞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眞空特地結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柔欲爲空而反爲色是以空未及爲而色已暗結矣故曰結暗爲色於是卽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雜吾特地爲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蓋吾此身原從色想交雜而後有也旣以妄色妄想相交雜而爲身於是

攀緣搖動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內望塵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于身外如衝波逐浪無有停止其爲昏擾擾相殆不容以言語形狀之矣是謂心相非眞心也而以相爲心可與是自迷也旣迷爲心則必決定以爲心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諸擾擾相而爲空之念復起矣復從爲空結色雜想以成吾身展轉受生無有終極皆成于爲空之一念始于晦昧之無明故耳夫旣迷爲心是一迷也復迷謬以爲吾之本心卽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

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豈知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點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誰能空之邪心相既總是真心中所現物真心豈果在色身之内邪夫諸相總是吾真心中一點物即浮漚總大海中一點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點泡則真心亦可以空却一點相矣何自迷乎比類以觀則晦昧爲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真心既已包却色身洎一切山河虛空大地諸有爲相矣則以相爲心以心爲

在色身之內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問

小大相形是續鶩短鶴之論也天地與我同根誰是勝我者萬物與我爲一體又誰是不如我者我謂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復覓第一義諦也如謂念佛乃釋迦權宜接引之法則所謂最上一乘者亦均之爲權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謂佛有悟門曾奈落在第二義正仰山小釋迦吐心吐膽之語後來中峰和尚謂學道眞有悟門教人百計搜尋是悮

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真實怕死與不耳發念苟真則悟與不悟皆爲戲論念佛叅禪總歸大海無容着脣吻處也

征途與共後語

弱侯之言蓋爲未得謂得者發耳若方子及猶爲勇往之時豈宜以此言進之哉然吾聞學者未得謂得眞不少也則卽進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間功名富貴最易埋沒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猶不免近名之累況當熱鬧之場擦粉塗額以悅于人而肯究心生死視

人世繁華極樂以爲極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世也蓋生死念頭尚未萌動故世間參禪學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則有鼻孔遼天者亦足奇也我願弱庵勿太責之備也姑置勿論且摘弱庵叙中語以與庵商何如庵謂聲音之道可與禪通似矣而引伯牙以爲証謂古不必圖譜今不必碩師傲然遂自信者適足以爲笑則余實不然之夫伯牙于成連可謂得師矣按圖指授可謂有譜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終不得也且使成連而果以圖譜碩師爲

必不可已則宜窮日夜以教之操何必移之海濱無人之境寂寞不見之地直與世之朦者等則又烏用成連先生爲也此道又何與于海而必之于海然後可得也尤足怪矣蓋成連有成連之音雖成連不能授之於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雖伯牙不能必得之于成連所謂音在于是偶觸而即得者不可以學人爲也瞭者唯未嘗學故觸之即契伯牙唯學故至于無所觸而後爲妙也設伯牙不至于海設至海而成連先生猶與之偕亦終不能得矣唯至于絶海之濱

空洞之野渺無人跡而後向之圖譜無存指授無所碩師無見凡昔之一切可得而傳者今皆不可復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蓋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烏用成連先生爲邪然則學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見一見影而知渠聰有所不聞一擊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獨矇師之與伯牙邪吾願子及如矇師弱疾如居海上者于是焉敬以書其後而題曰征途與共以歸之與共者與共學也子及以純父爲可與故征途日與之共學倘眞可與共則願并以此

語與之可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旣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卽學卽達卽下卽上更無有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邪然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卽下學便以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卽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邪若卽學求達當如前語若別有求達之學則剜肉作瘡尤爲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是卽

學卽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眞心夫眞心不可以識識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學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者非也離學者亦非卽學者亦非然則夫子何自而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矣不曰卽學卽達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以求達而但曰下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圓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識於言意之中也令觀灑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達乎其上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之百姓也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

民也是以謂之但可使由也至於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上達則爲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是以謂之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謂之曰君子上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一閒曰其殆庶幾况他人哉則夫子之自謂莫我知自謂唯天知者信痛悼之極矣蓋世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是見之爲仁智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鮮能

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兼之也然則下學者聖凡之所同夫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滿街皆是聖人何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獨則凡見之為仁知與日用而不知者總是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自顏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聖雖欲不慨歎于由賜之前可得邪

書方伯雨冊葉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散則

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乎切須認取此一着于何物是堅固何年當究竟究竟堅固不壞是眞實語是虛謬語是誑人語是不誑人語若誑人是佛自誑也安能誑人千萬參取

讀若無母寄書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了父母緣出家去你今要遠去等我死了還不遲若無答

云近處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親母云三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只要遠去以求靜邪況秦蘇哥從買寺與你以來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過得就是道情莫說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他你師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他心打不過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使他流落不肖爲人笑耻當此之時你要脩靜果動心邪不動心邪若不動心未有此理若要動心又怕人笑

又只隱忍過日似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他而動心孰真孰假孰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安妥妥却是不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會安心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住金剛金剛不靜更住何處邪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你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

境當住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眞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顚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恥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眞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害人去也又願若無張掛爾聖母所示一紙時時令

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卽是真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豈阿彌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彼佛當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葢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咸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眞才矣人又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

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于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為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為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

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即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憒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

遂大笑而别益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

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丁丑入滇道

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

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

吾女并吾壻莊純夫于黄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

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禄俸歸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

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

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已女已壻視之矣嗟嗟予

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旣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　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旣已戚戚無懽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弃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辯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

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邪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邪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邪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為此傳而連書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余恨也第

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爲傳傳余意以告焉云云

敬少時多病貧生無術藉楚空兄介紹得受業于耿天臺先生之門先生雖知余學沉于二氏然愛余猶子也繼因往來耿宅得與李卓吾先生遊心切師事之兩先生以論道相左今十餘年矣敬居其間不能贊一辭口含黃蘗能以氣向人乎惟恨楚空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空長郎汝念書汝念

以送莊純夫到九江專人馳書白下報喜於余云兩先生已聚首語甚歡契越三日則爲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空先生傳述兩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讀之不覺淚下曰兩先生大而化矣乃適以今日至豈非余更生辰邪抑楚空先生復作也因手書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壻汝思　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爲明玉書法語

萬壽寺僧明玉事溫陵李長者日久矣長者本爲

出世故來此然世人方履人間世日夜整頓人世
事尚無休時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
雖出家兒猶然何況在家者且長者性方行獨身
世孤單生平不愛見俗人聞俗語以故身世益孤
唯愛讀書讀書毋見古忠臣烈士輒自感慨流涕
故亦時時喜聞人世忠義事不但以出世故來見
長者長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眞正的實忠義事來
告長者亦無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興福寺
開山第一祖無用事告長者云興福寺古刹也無

用方僧也無用遊方來至其寺憫寺僧之衰殘怨居民之侵害持竹鎗連結果一十七條性命然後走縣自明詣獄請死縣令憐之欲爲出脫無用不從遂即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護法以死衛衆遂以此僧爲開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規程不敢少犯長者聞之歡喜無量呌明王而言曰爾莫輕易說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即真孝子矣若在國則真忠臣矣若在朋友則真義士矣若肯學道叅禪則真出世丈夫爲天人師佛矣可輕易也

耶蓋天地間只有此一副真骨頭耳不問在世出世但有此百事無不成辦也明玉之告長者并長者之語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爲興福寺直歲僧來求法語于余余因以得聞長者之語遂語明玉曰即此是法語矣又何求乎苟直歲僧聞此語則能念祖德也繼繼繩繩山門不墜矣苟合寺僧聞此語則毋忘祖功也歲歲年年規程一如矣況因此得聞長者之風頓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即以此語登之于軸懸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幾合寺

僧衆雲遊道侶過而讀焉或有眞正骨頭者急來

報我我將携以見長者俾長者不至孤單也

題關公小像

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韓信張良而曰劉備張飛關

公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諒與多聞而曰桃源三結義

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况公皈依三寳於金仙

氏爲護法伽藍萬億斯年作吾輩導師哉其也四方

行遊敢曰以公爲逑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尚之

是以像之

三大士像議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實時時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面正向如觀世音然而趺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罩其頂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遂止高處直頂穿山穴石崖自

東來至正中亦遂止觀世音旁有善財執花奉獻崖又稍斷復起一陡崖轉向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西斜向東連生兩崖一崖建塔一崖坐普賢即此三坐上方迢遞逶迤或隱或現或續或絕俱峻險古怪則羅漢等往來其間用心如意塑出用上好顏料裝成即有賞不則明告佛菩薩即汝罰也時有衆僧共見曰崖上菩薩法身莫大小麼和尚曰只有山藏人未有人包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教處士曰三大士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

慈容有憐憫衆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爲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然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似諸行未能滿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具身自然出現可使往來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但爾也即女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皆得銷殞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士金姓眇一目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敎像之面目有些不平

整和尚每見輙歎以爲好豈非以其人乎抑所歎在驪黃之外也衆僧實不知故因和尚歸方丈即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教汝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士牙顫手摇即答云非某甲意諸人教戒某也林時亦在傍代啓和尚曰比如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亦可不改正乎和尚忻忻然笑曰爾等怎解此箇道理爾試定睛一看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采但有神則自活動便是菩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補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世

間菩薩乘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恍人令之假名道學是也活動者眞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適居士楊定見携寶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淨洗因置一莖艸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眞不蓋必眞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乃石竟不吸草和尚乃覺曰寶石不吸腐艸磁石不引曲鍼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艸來投之一投即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眞矣此非我喜眞也佛是一團眞者故世有眞人然後知有眞佛有眞佛故自然愛此眞人也唯眞

識眞唯眞逼眞唯眞念眞宜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眞石我亦愛此眞石也不但我愛此眞石卽此一粒眞石亦惓惓欲人知其爲眞而不欲人以腐艸誣之以爲不眞也使此眞石遇腐人投腐艸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眞畢竟死于腐人之手決矣佛像菩薩坯胎已就處士長跪合掌而言曰請和尚看安五臟和尚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留有後門不若無門卽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皈依耳佛之心

肝五臟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為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為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為心則衆僧心靈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己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死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某日開光須用活雞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尚曰我這裏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魍魎匠魑魅僧巧立

名色誑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卽爾塑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重照耀衆僧見之無不渴仰至五月五日和尚閒步廊下見莊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歎曰只這一塊泥巴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種種變化成就俱可執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巴土塊乎任爾千言

萬語千勸萬諭非聾即啞不聽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懷林時侍和尚請曰和尚以人爲土人聞之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今乃反以人爲不如土木則其以和尚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也然其實眞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記得和尚曾歎人之不如狗矣謂狗終身不肯背主人也又讀孫堅義馬傳曾歎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則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

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艸木又豈禽獸艸木可得同乎我爲下下人說不爲上上人說林復請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記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智則雖上亦下上下之位固無定也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愼矣一不愼卽至此極頓使上下易位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時警惕乎沙彌懷林記

李温陵集卷之十三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

龍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謹以是年月日禮拜梁皇經懺以祈赦過宥愆事念本院諸僧雖居山林曠野而將就度日不免懶散苟延心雖不敢以遂非性或偏護而祇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月乾而夕惕庶檟越修供者俱履福而有功早夜思惟實成虛度縱

此心凜凜不敢有犯而衆念紛紛能無罔知但一毫放過卽罪同丘山況萬端起滅便禍在旦夕乎深有等爲此率其徒若孫敬告慈嚴慈以憫衆生之愚頑弃小過而不錄嚴以待後日之譴姑准自改而停威則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湔刷而從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後不敢有違矣

又告

切以誦經者所以明心見性禮懺者所以革舊鼎新此僧家遵行久矣皆以歲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

年春正月十五日終自有芝佛院以來龍潭僧到今不知凡幾誦而凡幾懺矣而心地竟不明罪過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尚爲塔屋於茲院之山以爲他年歸成之所又欲安期動衆禮懺誦經以爲非徧加懺悔則誦念爲虛文非專精念誦則禮懺爲徒說故此兩事僧所兼修則此會期僧家常事也若以兩者目爲希奇則是常儀翻成曠典如何可責以寡過省愆之道登以明心見性之理乎謂宜於每歲十月逼以爲常否則每一期會必先起念先起念巳然後舉事

既舉事已然後募化既募化已然後成就如此艱辛謂之曠典不亦宜乎從今以後不如先期募化有緣菩薩隨其多寡以爲資糧但得二時無饑即可百日聚首於是有僧常覺慨然任之不辭酷烈之暑時遊有道之門不憚跋涉之勤日履上聖之室升合不問隨其願力無不頓發菩提妙心擔荷而來因其齋糧可使隨獲菩提妙果誦經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收善報禮佛者懺罪而施主以粒米遂廣福田不唯衆僧不致虛度雖衆施主亦免唐捐常覺之功不旣

溥乎但如此歲歲年年則衆僧有福施主有福常慶亦有福恐以我爲妄語故告佛使明知之

禮誦藥師告文

余兩年來病苦甚多通計人生大數如我之年已是死期既是死期便與以死乃爲正理如何不賜我死反賜我病乎夫所以賜之病苦者謂其數未至死尚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過于自在快活也若我則該死之人壽至古稀一可死也無益于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業緣如我則絕無

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即我死而更苦我病何也聞東方有藥師瑠璃光王佛發大弘願救拔病苦衆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于是普告大衆趁此一百二十日期會諷經拜懺道場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諷藥師經一部四十九卷爲我祈求免病想佛願弘深決不虛妄也夫以佛願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聰也非佛也吾知其決無是事也願大衆爲我誠心念誦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經共九朔望念經

九部嗚呼誦經至九部不可謂不多矣大衆之慇勤不可謂不虔矣如是而不應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苦口丁寧至三再三願佛聽之

移住上院邊厦告文

龍湖芝佛院佛殿之後因山葢屋以爲卓吾藏骨之室葢是屋時卓吾和尚往湖廣會城居士楊定見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爲之逺和尚歸又告神添葢兩廂及前廊邊兩厦卅卅成屋可居矣和尚但念力出衆人成此大屋宴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而亂

且有厚顏也屋成遂題扁懸其額曰阿彌陀佛殿中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爲院僧三時念佛瞻像歸依之地南向廂房三間塑起普陀懸崖坐觀世音菩薩於崖石波濤之上以顯急苦難大慈悲之力使衆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間中間塑韋馱尊者金像一軀連座高九尺專賴其擁護僧衆使精勤者獲利益怠昏者用一杵故扁其額曰護法尊者之殿而觀音則直書南無觀世音菩薩七字而已殿之東西供養達磨伽藍二像門樓北上其神在

上南向則爲執金剛神尊聽護法尊者主使有此種
種慈悲威嚴佛菩薩真容則和尚借佛背後半間丈
室以藏骨心亦安矣今尚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
亦未敢謝土何也土木之功未得止則動土之事尚
有勞也但欲擇日入居邊厦不得不告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和尚爲幸免病喘結經謝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
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爲已足九部經於今日是
爲已完誦經方至兩部我喘病卽減九分再誦未及

四部我恐口便能齋素齋素旣久喘病愈痊喘病旣痊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雖諷經衆僧虔恪無比實藥王菩薩憐憫重深和尚不勝禮謝禱告之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見藥師如來即愈我疾亦便發心隨壇接諷祈瘡口之速合乃肅躬而致虔以此月十六之朝請大衆諷經一部嗚呼佛乃三界之大父豈以僧無可取而遂弃之況我實諸佛之的嗣又豈恐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雖非克肖在僧中亦無大愆鐘磬齊臻鼓鉢動響經聲昭徹佛力隨

施兩年未愈之瘡藥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爲此心
懇不勝瞻依

代常遍病僧告文

龍湖僧常遍爲因病瘡苦惱禮拜水懺祈佛慈悲事
重念常遍自從出家即依三寶叵耐兩年以來瘀瘡
作祟瘡疼久纏醫藥徒施歲月靡効咸謂必有冤業
恐非肉眼能醫倘求一時解除須對法王懺悔第願
微末何緣上達於彼蒼縱出至誠未必降臨於下地
歷覩前劫想不能如悟達師之戒律精勤重重十世

以爲高僧俯念微軀又不如哥利王之割截身體節
節支解而無嗔恨舉足下足罔非愆尤日增月增無
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
之何恐將來當墮無間所賴衆弟兄等同心一意頓
興灸艾分痛之眞情因病生憐遂起借花獻佛之妄
念以是吉日禮拜懺文仗諸佛爲證明一懺更不再
懺對大衆而發誓此身卽非舊身若已滅罪而更生
何異禽獸倘再悖罪而復懺甘受誅夷伏願大慈大
悲曲加湔祓大雄大力直爲洗除法水晴消瘡口自

合此盖佛菩薩憫念保持之恩與衆弟兄殷勤禮拜之致也

安期告衆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務皆是道場所作不苟盡屬修行唯愚人不信不肖者苟且須賴師長教督之耳今師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慎則所有事務令誰爲之必至于廢弛荒散而已尚賴一二徒子徒孫之賢者自相協力故龍湖僧院得以維持到今然中間不無偷惰成性必待呼喚而後作者或恃頑不理雖呼喚之

而亦不爲者未免有三等僧衆在內則雖欲不荒散
終不可得矣夫此間僧衆約有四十餘人各人又受
徒子徒孫又收徒孫日益月增漸久遂成大叢林而
皆相看不肯作務則雖有一二賢者其奈之何況今
正當一百二十日長期大衆雲集十方檀越四海龍
象共來瞻禮者乎爲此將本院僧衆分爲三等開列
于後庶勤惰昭然務化惰爲勤以成善事報施主之
德助師長之化結將來之果咸在於茲矣勤者龍象
也懶者無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雖呼喚亦不

作者無恥也皆賴賢師長委曲勸誘之故有師長則責師長若師長亦無之奈何則責韋馱尊者尊者輕則一杵重則三杵乎矣尊者勿謂我太嚴也唯佛至細至嚴所以謂之大慈大悲故經曰楞嚴又曰華嚴嚴者所以成悲也爾韋馱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澀佛法不是腐爛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衆余所親見者其常住作務不避寒暑勞苦極矣第二等躱懶僧衆三名第三等奸頑僧衆一名此二等三等之衆據我目見如此耳若懶而能勤頑而能順即爲

賢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飯無人作務且人數雖多皆非是作重務之人則此十餘衆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無歲不勞爾神雖爾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羣工竭力衆僧盡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月令趺坐座上則西方阿彌陀佛一軀也金碧輝煌宛有大人貴相矣瞻仰而來者能無頓興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則護法韋馱尊

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寶杵矣專修淨業者能無更堅不懈不退之志乎又況觀音勢至咸唱導於吾前更有文殊普賢同啓廸于吾後懸崖千丈友羅漢直抵上方少室無餘面達磨猶在東壁誰無緩急大士即是救苦天尊孰識平生雲長尤是護法伽藍黑海有門唯法無門現普陀于眼底上天有路唯道無路覩靈山在目中十界同虛判念便分龍虎六總寂靜一棒打殺猢猻從茲繼繼繩繩咸願師師濟濟務同一念莫有二心則卓吾之廬即是極樂淨土

龍湖上院偏是華嚴道場矣此雖仗佛之賜實亦爾相之能故特塑爾之神使與司命並列虔恭致齋不酒不肉殷勤設素匪葷匪羶唯茶果是陳只蔬飯以供名香必爇願與司命齊意好花用獻當聽韋馱指麾有惡則書見過速錄細微畢舉毋曰我供汝也而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衆汝敬也而有偏黨幽明協贊人神同欽則爾土有力帝將加升長守此湖永相依附矣

告佛約束偈

龍湖之佛上院從新創立道場上殿阿彌陀佛下殿
韋䭾尊者特地接引衆生不是等閒作伴觀音文殊
普賢悲智行願共參從今皈依得地皆賴信女善男
韋䭾尊者何爲寶杵當頭立斷毫髮分明可畏尤勿
容易等閒爲此與衆約束不緊不嚴不慢四時不須
起蚤黎明報鐘方好清誦金剛一卷春夏秋冬一樣
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時爲然休夏依時自恣不是
做古模樣但記誦經念佛緊閉門戶莫忽恐惹閒人
雜沓致使誦念間歇早晨報鐘甫畢便入諸殿上香

上香必須鳴磬磬動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罰跪半晌大衆聞鐘齊起急忙整頓衣裳嗽洗諸事各訖沙彌如前撞鐘首衆即便領衆以次合掌致恭前後不得參差先行拜禮章默然後觀音上殿虔恭禮拜一徧上殿鋪設經卷高聲跪誦金剛誦罷齋畢何爲依舊諷讀法華每歲三冬無事日日華嚴一卷不許安期抄化擾害菩薩善良但得二時粥飯便當喫緊思量如果粥飲不繼沿門持鉢可也但知聽其自至便知爲僧便宜爲僧不須富貴富貴不須爲僧

爲僧爲巳生死人死於巳何與何必哀死習喪替人
慶生喜旺無故遨遊街市及自上門上戶不許赴請
誦經不許包攬經誦不許諷誦玉經公奪道人衣鉢
不許私習應付侵占萬壽僧飯不許放債生利不許
買賤賣貴一切富貴心腸盡付龍湖流水須知回頭
無多縱使忍饑不久不聞衣祿分定非人智力能求
何況一身一口何必過計私憂自謂是佛弟子却學
市井下流自謂禪僧無比獨坐高貴上頭猶然蠅蠅
狗狗無人替代爾羞我勸諸人莫錯快急念佛修福

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涼極樂

二十分識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唯識為難有其識則雖四三分才與膽皆可建

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槩也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爲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即識仁即才勇即膽蜀之譙周以識勝者也姜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死費禕以才勝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觀英傑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教大聖人在經世則有呂尚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聲偶

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尚於此三者何缺予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為問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記往事

向在黃安時吳少虞大頭巾曾戲予曰公可識林道

乾否蓋道乾居閩廣之間故凡戲閩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乎謂爾此言是罵我邪是賛我邪若説是賛則彼爲巨盗我爲清官我知爾這大頭巾决不會如此稱賛人矣若説是罵則乎是何人敢望道乾之萬一乎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餘年矣自浙江南直隷以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産人物隩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爲之旰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武大吏外其殘遣囚繫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横行

自若也今幸　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遯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衆願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羣類不言可知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爲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即擒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爲也又使卓老爲郡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能以計誅擒林道乾以掃清海上數十年之逋寇乎

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嗚呼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爲雜念不起便是眞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姦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爲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人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爲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設國家能用之爲郡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邪又設用之爲虎

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雖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感直驅之使爲盜也余方以爲痛恨而大頭巾乃以爲戲予方以爲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爲譏天下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復記憶前十餘年之語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者也其曰如此則林道乾無識乎無識安能運才膽而決勝也夫古之有見識者世不我知時不我容故或隱身於陶釣或混跡於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絕人

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事然驚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世法直與諸佛諸祖同遊戲也雖然彼亦直以是爲戲焉耳以彼識見視世間一切大頭巾人舉無足以當於懷者葢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亦可也

四海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見在

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卽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眞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覩者哉今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則天下之西南陝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見有海也由陝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既至福建則古閩越地也稍可稱

東南海矣廣東即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謂正西是也水又莫大于黃河黃河經過岂嵛昆嵛乃

西番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爲西南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陝之外其地亘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川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迤邐逶迤盡向東南行耶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槩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闊機大布道自海上來者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

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尚未載之輿圖況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之地勢而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于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于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皆無義矣其誰享之嗚呼觀于四海之說而後知世人之所見者小也況

四海之外哉

人物

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

之謂以直既謂之直則雖無怨于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僞矣聖人不爲也至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爲有心爲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託孤而況託知巳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況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人有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小人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顧

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計推托逃避無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唯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反爲德又其常也葢十百千萬咸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乎吾見在小人者更爲伶俐而可用也或曰先生旣如此說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過嚴而惡惡執怨也

反過甚乎予曰不然我之惡惡雖嚴然非實察其心術之微則不敢有惡也縱已惡其人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當焉則我之舊怨盡除而親愛又隨之矣若其人果賢則初未嘗不稱道其賢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實難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曷敢怨也是以人雖怨我而欲害我報我者終少則以我心之直故也或曰先生之愛才誠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廣愛人太驟其旣也弃人太急而終之收録人也亦太狹曷不論定而後

賞勿以始廣而終狹乎吁不然也夫人實難知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則見以爲廣而貢才難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則見以爲狹耳若其入眼即得無復疑似則終身不忒如丘長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見而遂定終身之交不待再試也如楊定見如劉近城非至今相隨不舍吾猶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難如一利害如一毀謗如一然後知其終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則予之廣取也固宜設予不廣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

篤實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楊定見有氣人也故跟
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
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
人不知之也若丘長孺之在麻城則麻城諸俗惡輩
直視之爲敗家之子矣吾謂周友山則世之所稱布
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則古今所稱伯
樂之千里馬王武子之八百駿是也其不知也亦宜
也若丘長孺雖無益於世然不可不謂之麒麟鳳凰
瑞蘭芝草也據長孺之爲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

雖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兒靠不得雖自己之身亦終靠他不得其爲無用極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篤生未易材者也觀其不可得而親疎敬慢也是豈尋常等倫可比邪故予每以麟鳳芝蘭擬之非過也若楊定見二子者譬則樓臺殿閣未易動搖有足貴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惡又自明白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不知者以其權智太審也夫人而專任權智則可以生人亦可以殺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予謂衡湘雖大樣

然心實細謹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稱之爲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粤衡湘也哉嗚呼此數公者我固知之而數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許子將司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並用之邪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數者然後可以用於世邪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難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子但見麻城一時有此數人便以爲易易矣不知我費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數人乎若其他則在在皆有時時可用自不待

費力以求之矣猶之鳥獸艸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選取也予既與諸侍者夜談至此次日偶讀升菴鳳賦遂感而論之曰書稱麟鳳稱其出類也夫麟鳳之希奇實出鳥獸之類亦猶芝草之秀異實出草木之類也雖曰希奇秀異然亦何益於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間本自有一種無益於世而可貴者如世之所稱古董是邪今觀古董之為物於世何益也夫聖賢之生小大不同未有無益於世者苟有益則雖服牖之牛司晨之雞以至一艸一木皆可珍也故因鳳賦而

推廣之列爲八物而鳥獸艸木與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盡於是矣八物伊何曰鳥獸艸木曰樓臺殿閣曰芝艸瑞蘭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鳥獸艸木之類夥矣然無有一羽毛一艸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旣巳堪用矣則隨所取擇總無弃物也是一物也

夫宮寺樓閣山舍茅廬基址一也而高低異木植一也而小大異居處一也而廣狹異同是鄉人而鄉不

如則以宮室業產之良矣譬之於鳥則賓鴻於獸則獵犬於草則國老於木則從繩同於鳥獸艸木而又不同於鳥獸艸木則以其爲鳥獸艸木本類之獨者耳是一物也

夫芝艸非常瑞蘭馨香小人所弃君子所喜設於世無君子亦已譬之玩物過目則已何取於溫譬之好音過耳則已何取於飽然雖無取於溫飽而不可不謂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梁遂就噫安可

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鬬春則花不如與果木鬬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節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如世之萬年青艸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剛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爲不足珍賢者好異以布帛菽粟爲無異於人唯大智大賢反是故以其易飽易煖者自過吾之身又以其同飽同煖者同過人之日所謂易簡而得理無爲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歟眞

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馬牛麟鳳俗眼視之相去甚遠也然千里之駒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鳳乎雖至奇且異亦奚以異爲也士之任重致遠者大率類此而世無伯樂秪謂之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眞可慨也

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殺人能貧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趨者不倦今世用人者知其害而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

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甫欲決梁山泊以為良田而思無置水之處劉貢父大聲吽曰再鑿一梁山泊則可置此水矣然則今日江淮河海之士既以有害而不用矣將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見其人也

夫智如日月皎若辰星照見大地物物賦成布帛菽粟者決不責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決不索以異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時或汎濫崩衝長江大河實藉其舟楫輸灌高樓凉殿巍然煥然誰不欲也

獨不有鳥獸魚鱉與之咸若山川艸木亦令多識乎器使之下可使無不獲之夫則知日月星辰灼然兼照眞可貴矣此一物者實用八物要當以此物爲最也今亦未見其人也嗚呼此八物湯也以爲藥則氣血兼補皆有益於身以救世則百工効用皆有益於治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于我也彼無德於我也雖有千金不傳之祕長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娟嫉以惡之而唯恐其勝已也已吁觀於八物之說而後知世之用人者狹也況加以娟嫉之人歟

五死篇

人有五死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紀信欒布之死聶政之死屈平之死乃爲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臨陣而死其次不屈而死臨陣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譏同乎季路不屈而死義也未免有制於人之恨同乎睢陽雖曰次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則爲盡忠被讒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矣是爲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則爲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

夫種是矣是爲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於前兩者然旣忠於君矣雖死有榮也旣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世之榮名矣雖死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死不可不選擇於五者之間也縱有優劣均爲善死若夫臥病房榻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死所矣豈丈夫之所甘死乎雖然猶勝於臨終扶病歌詩杖策辭別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戀者葢在世俗觀之未免誇之爲美談呼之爲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夫俗子之

爲順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於牖下耳何以見其

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聲爲邪丈夫之生原

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也

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爲未有岑岑寂寂臥病牀褥

間扶柩推輦埋於北邙之下然後爲得所死矣蒼梧

殯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歟第

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

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爲然則將

何以死乎計唯有做些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杵

曰爲政者既不見買主來到則豈可徒死而死於牀褥之間乎且我已離鄉井捐董僕直來求買主于此矣此間既無知已無知已又何死也大買賣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漢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已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已者以洩怒也謹書此以告諸親稱相知者聞死來覗我切勿收我屍是囑

傷逝

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逝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

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不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

戒衆僧

佛說波羅蜜波羅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說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誠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慧復生戒非慧離戒慧出於戒戒非慧滅戒然則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釋

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此汝大衆所知也我釋迦老子既成佛之後前後說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亦汝大衆所知也若謂佛是戒空戒是佛縛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毀律破戒則舍精舍歸王宮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衲重持鉢何爲者哉須知父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謂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顆粒之施難消必須精進以消之所謂披毛戴角酬還信施豈誑語邪然則戒之一字衆妙之門破戒一言衆禍之本

戒之一字如臨三軍須臾不戒喪敗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須臾不戒失足而殞故知三千威儀重於山岳八萬細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强爲於法不得不爾故也毋曰莫予覩也便可閒居而縱恣一時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視者非但一目十目萬千億目共視之矣毋曰莫予覩也便可掩耳而偷鈴一念不戒鬼將誅之旁觀而嗔者非但一手十手萬千億手共指之矣嚴而又嚴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觀坐受齋供如吞熱鐵之丸若不膽顫心寒與犬豕其

何異行覓戒珠如入清涼之閣若復蒐飛覓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稱衲子如水行舟風浪傾覆如車行地欹斜即敗風浪誰作覆沒自當欹斜誰爲顛仆自受凡我大眾其愼之哉除年長久參者無容贅示闍梨有新到比丘未知慚愧不得不更與申明之耳尼此大眾幸各策厲庶稱芝佛道場猛著精神共成龍潭勝會可矣

戒大智

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說道從六度

入六度之中持戒禪定其一也戒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爲屋種田然須忍辱忍辱者謙下以自持虛心以受善不敢以貢高爲也如有田地須時時澆糞灌水方得有秋之穫不然雖有田地何益精進則進此持戒忍辱兩者而已此兩者日進不已則自然得入禪定眞法門矣既禪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脫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眞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爲智慧解脫之本六者始終不舍如濟渡然故曰六度此六度也總以解脫爲究竟然必須持戒忍辱以

入禪定而後解脫可得及其得解脫也又豈離此持戒忍辱而別有解脫哉依舊即是前此禪定之人耳如離禪定而說解脫非唯不知禪定而亦不知解脫矣以此見生死事大決非淺薄輕浮之人所能造詣也試看他靈山等會四十九年猶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今世遠教衰後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禮晚末說道何偽可成此與無爲教何異乎非吾類也

李溫陵集卷之十三